



李正中题

# 1982纪事：书坛“九畹”在沈阳诞生

□初国卿

2017年,为了纪念书坛“九畹”诞生35周年,《沈阳日报》“文脉溯源”版特别策划了“九畹系列报道”。一时间,惠风徐徐,“九畹”再度成为辽沈地区热门话题。此系列报道结束,文字与图片最终结集,由辽海出版社出版。策划者询之书名,我建议“风起九畹”,并请著名作家、书法家、97岁的李正中先生题写书名。由此,是书付梓。

“九畹”的成名是在1982年7月,在当月辽宁美术馆举办的“九畹书法展”前言里,九个人联袂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九人以风格各异的作品在一起办的展览就用屈原赋里‘九畹’一辞为题。这并非是以兰、蕙自喻,不过是借以表示在这块小小的园地里,有前辈们浇灌的心血,有我们追踪前贤的足迹、辛勤耕耘的汗水和艺术探讨的甘苦。经过二三十年的滋树,春温秋肃,雨润风抚,九畹之园竟也秀然花发。然而,书法之园千亩尚嫌不广,何况是九畹之地。展览之后,若能引出姹紫嫣红的繁花来,我们将感到极大的欣慰。流年似水而艺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如其中所言,“九畹”作为一个书法群体,它的诞生自有其历史与现实,地域与人文的因缘际会。

首先是民族国运背景。1982年的中国,注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不平常时代的开始。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决定1997年中国回收香港;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决定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中央军委,改农村人民公社为乡政府,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中国人、中国文化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中国的书法家自也如雨后春笋般焕发出勃勃生机。

其次是历史地缘背景。“九畹”所在的辽海地区自古以来就不缺少文化积淀与书法传统。只在书法传承方面,从商周时的“孤竹墨”,到秦时碣石官的砖瓦文;从三国时的《卞邺纪功碑》,到

后燕时的《崔暹墓表》;从北魏时的《元景造像记》,到唐时书家韩择木;从金代王庭筠、赵沅,到元时的耶律楚材、姚枢;从明代的李如松、潘辅,到清代的范承谟、高其佩、李楷、铁保、李鹤年、王尔烈、郑文焯、杨钟羲、缪润浚;从民国时期的王光烈、胡永年、金梁、谈国楫、张之汉、李西、葛月潭、白永贞、金毓敏,到新中国初年的周铁衡、沈延毅、霍安荣、白文韶、李光远、冯月庵、陈怀、高澄鲜等。这些书家,或为翰林,或为进士,或为著名学者,他们积淀下的辽海这片书法“黑土地”,为“九畹”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艺术土壤。

再次是当时书坛背景。“九畹”诞生的同年,辽宁省书法家协会成立;前一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前两年,“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艺术展”在沈阳开幕。在这次展览中,沈阳入展作品近30件,列全国各省市之首。而恰在当时,生活在沈阳的三位著名书家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一位是“如今魏法在辽东”的沈延毅,一位是“辛苦辽东管幼安”的杨仁恺,一位是“百年低首越悲庵”的李正中。当时沈先生80岁,杨先生67岁,李先生61岁,这三位先生以其不平凡的人生资历、深厚的诗书学养和广泛的海内外影响,不仅代表了当时辽海书坛的实力,同时也对后起一代的书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与影响作用。

正是因为国运、地域和书坛的三重背景,才促成了“九畹”的诞生。当然这里还有“九畹”每一位个体的文化审美同构、共同发展愿望以及相互间的包容与欣赏等诸多因素,从而才有了“滋兰之九畹”。

“九畹”的诞生为辽海乃至中国书坛吹进了一股强劲而新鲜的翰墨之风,迅速引起书界的广泛关注,确如他们当初所料,“姹紫嫣红繁花来”。因为多年来尤其是经过“文革”之后,沉寂的书坛还没有过这样的新鲜事物出现,尤其是以“九畹”之名面世,不仅名称雅致而富书卷气,同时一地九人以高水平的作品形成流派,确实令书界振奋。

“九畹”的作品,以豪放而大气的辽海文化为基础,相互间不仅有着共同的艺术主张和美学追求,同时又具有趋向相同的风格特征,由此形成

了具有延续性甚至传承关系的书家群体。在中国书法史上虽也不乏并称之流派,但多是松散组织或是后人指认,如“唐草三杰”“宋四家”“吴门书派”“云间书派”等。但能像盛京“九畹”这样,同仁雅集,相互切磋,办展出书,并不多见。所以,“九畹”的诞生在当时就成为全国书坛一件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影响的事。

随着“九畹”在书坛影响的不断扩大,辽海地区的书法创作日益繁兴,并逐渐形成了广泛而厚重的具有梯次特点的书法创作队伍。“九畹”诞生的第二年,辽宁书协又举办了“十五人展”,还在中国美术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举办了有20人参加的“北国书法展”和“二十九人书法展”,许多书法家从这几次展览中脱颖而出。1984年,有46件辽宁书法家作品入选“第二届全国书法篆刻艺术展”,1986年的“第三届全国书法篆刻艺术展”上,辽宁又有30余件作品入选,均居全国前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大省、强省。“九畹”之风,劲吹华夏。

时光荏苒,三十多年过去了,“九畹”以改革开放后在全国最早形成的书家群体而早已定格在中国书法史上。当年,“九畹”中年龄最大的李仲元先生才51岁,年龄最小的董文先生只有36岁。而如今,仲老已经86岁,董先生也已72岁。如果说1983年辽美版的《九畹书法集》所收作品个别的还略显不足,那么今天的“九畹”,虽然已不能联袂悉数登场,但每一个人都已成为知名书家。李贺良的古拙苍茂、孙德洲的端庄道美、李仲元的清雅秀润、陈复澄的恬淡活脱、姚志忠的浑厚劲健、徐炽的宕宕丰赡、聂成文的俊逸潇洒、郭子绪的纯真朴野、董文的奔放华滋。老树着花,各呈风姿,令书坛敬重而服膺。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或青史上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九畹”无疑是书坛的一个公共行为,其价值和意义我们还远没有说尽。“玉庐墨妙世无同,九畹高情更所工。”风起“九畹”,这是蕙的风,一茎九花的蕙,树蕙百亩的风。希望辽海书坛再借此风,滋兰千亩,秀然花发。

## 见字如晤

### 来东北,见一见冰凌和雪花

汪晓军大弟:

来信收到了。看邮戳,这封信在路上走了三天。这在瞬间闻知天下的今天,真可谓现实版的穿越剧了。不过我看看你用心写下的每一个字,一笔一画都带着你的体温,似乎又看到了你秉笔书写的身姿。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如同你独一无二的面容。如此,法学上才有了笔迹鉴定,祖人才发明了“见字如面”的词汇。过去我收藏的信件,都是因为它记录了重要的事件,现在我收藏每一封亲笔写给我的书信,不是因为它书写的内容,而是它本身,因为它已经成了历史的经验,珍贵得只有博物馆才能见到了。

你问我东北是不是很冷了,告诉你吧,很冷,真的很冷了,现在是傍晚,室外零下15度,但室内是零上23度,温暖如春。

我想起一件往事,说给你听听,就知道东北的冬天是个啥样子了。

那是1971年的2月底,春节刚过。一位在文化机关工作的朋友送给我一张电影票,内部批片《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你知道那年月能看上内部片,是要科级以上干部才能有的政治待遇啊,我哪能错过。电影是晚上五点多的。骑单车到光陆电影院要20多分钟,我四点半就出发了。屋里很暖和,不知道外面有多冷,加上我高度兴奋,出门就忘了戴帽子。去时心急火燎,也没觉得太冷。电影很长,散场时已经快午夜了,气温骤降。出了影院,没走多远我就觉得彻骨的寒冷。等进了家门,妈妈就骂我:你傻呀,这大冷天你不戴帽子,看,都冻成猪头了!我自嘲地做了个鬼脸,脸部肌肉僵硬,跑近镜子跟前一看,两腮和鼻头都冻成了绛紫色,眉毛上挂着霜。两只耳朵肿得老大,紫得发亮,就像是硅胶做的耳朵模型。用手一摸,毫无知觉。用手指轻轻一捏,咯吱咯吱响,就像是捏雪团的声音。我吓得要哭。妈妈说:别摸,一扒拉就掉了!里面的血都冻成冰碴了。我慌神了,不知如何是好,赶紧跑到炉子跟前,俯下身来烤,嘴里嚷嚷着要妈妈赶紧给我拿热水捂。妈妈说,不行,你给我到外面去弄一把雪来,用雪搓,然后在外屋里缓着。要是用热水一烫,热胀冷缩,皮开肉绽,你的耳朵就烂掉了,这就像冻梨不能用热水烫,要用冷水缓是一个道理。我照着办了。果不其然,两三个小时以后,耳朵变小了,恢复了原样。

那就是东北冬天的样子。说冻掉耳朵可不是瞎掰呀!不过,你放心好了,现在的沈阳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冷,最冷的日子也不过零下二十几度,就那么十天半月,对于一年的时间,这十天半月的冰封雪盖、冷冽严寒,未必就不是一种极好的人生体验。冻掉耳朵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了。全球气候变暖是件大坏事,但对于局部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小好事,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

我去过国内很多著名的旅游城市,曾经非常羡慕并产生过移居的念头。后来经过仔细研究,我还是放弃了移居的打算。我知道我去的时候,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树绿花红,风和日丽,山青水碧,莺歌燕舞,小桥流水,竹舍人家。可那些城市也有连绵的淫雨潮湿、幽暗阴霾;有漫长难耐的高温闷热;有每年都不会缺席的摧枯拉朽的狂风暴雨;有室内外一样温冷的冬季……还有一生都难得

见一回冰凌、雪花,从不知道羽绒服穿到身上是啥滋味的遗憾。我能接受吗?NO。来吧,你来我们沈阳住些日子,体会一下啥叫四季分明,啥叫旷阔,啥叫高远,啥叫爽朗,啥是贼舒服。

顾颂冬安!  
瑞起



## 冬日组诗

闫缜尔

### 夜色

不是因为愧对阳光而躲避  
是为了诞生黎明在保胎  
日的快乐不知夜的痛  
夜的味道更鲜美  
日夜,日夜  
日连着夜,夜连着日  
日夜不分开  
但每一个轮回  
都是夜的底色

### 寒枝

晴空下。寒枝一枚  
与其卑微地揣摩天意  
毋宁高傲地特行独立  
如果,被当成劈柴  
生火做饭取暖  
甘愿化为灰烬  
如果,堪为可造之材  
待到春暖花开  
又是一片生机盎然

### 冷雪

久违了,一场冷雪  
白而静  
白得耀眼,令人醉,招人嫉  
静得出奇,不起眼,想不起  
无论是上一场,这一场  
还是下一场  
都是护花的使者  
都是生命的接续  
始终坚守着白  
宁可化作尘埃  
依然保持着静  
甘愿来去了无痕  
久违了,一场冷雪  
白而静  
白得干脆彻底,静得有些神秘

### 春意

在凛冽的寒夜  
我感受到了春意  
它并不是意外  
此前我度过多少  
孤独和乏味  
春天!  
春天就在这儿  
在我内心  
在我身体和灵魂里  
我沉浸在幸福中  
请不要走开  
不要击碎这美丽的梦幻  
让我继续相信  
在你的心中  
哪怕一小块的园地  
是属于我的

### 夜晚

我在天空下跑步  
陪伴我的  
是寒冷  
还有马路上的喧嚣  
我并不感到孤独  
抚慰我的  
是周身的能量  
还有对希望的偏好  
身长不过五尺  
我能眺望到深邃的星空  
月光报我以微笑  
还能听到北斗潮红的心跳  
心宽不过斗方  
我能装载涌动的冰河  
树影送我以妩媚  
还能看到地火  
在奔突中燃烧



## 传奇盛京名士风流

沈阳市旅游委员会(编)  
主编:于龙华  
华文出版社

36

任庆泰电影的问世,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艺术视觉,也为中国后来电影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所谓薪火相传,中国电影越是根深叶茂,越需要向任庆泰致敬,汲取其创新之勇,像这位“中国电影之父”那样凝聚中国气象,在光影世界中独具匠心。

### 张作霖:乱世枭雄 第N次暗杀

在沈阳民国史上,无人能敌大帅张作霖的地位。这位起于草莽,终成“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北洋军阀,给沈阳平添了众多传奇,至今为人称道。一代乱世枭雄,在他逐步走上人生顶峰之时,惨遭日本人暗算,命殒皇姑屯火车站。

实际上,张作霖成为东北政局上的主角之时,随之而来的便是比战场上的子弹更难以防范的各路人马对他的暗杀。从他当上

奉天督军之后,暗杀就一直有间断过,据史料记载,除皇姑屯事件外,对张作霖的暗杀,有案可查的就达六次之多。

#### 宗社党奉天连环爆炸案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张作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整个东北尽在他掌握之中。与此同时,肃亲王善善、良弼、溥伟、铁良等一批清朝遗老组成的旨在恢复清朝统治的宗社党,却在奉天打着“满蒙独立”的如意算盘。张作霖强势登场,让本来一心支持宗社党“满蒙独立”的日本人有了新的扶植对象,极大地阻碍了宗社党的复辟计划,成为宗社党的眼中钉。

1916年5月27日,日本中村都督将访问奉天,善善等人决定借此机会实施暗杀张作霖的计划。他们组成了“满蒙决死团”,由日军预备役少尉三村丰、伊达顺之助等人充当杀手,潜伏于南满铁路附属地内,伺机动手。

张作霖按时在奉天火车站迎接了中村都督,隆重的仪式结束后,张作霖陪同中村下榻和旅馆。张作霖的车队在返回奉天督军府的路上,经小西关南满银行门前附近遭到了满蒙决死团成员三村丰等人的伏击。两枚炸弹在车队中爆炸,张作霖险些遇难。久经沙场的张作霖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跳下马车,拉过一旁卫兵的马,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然后在四周马队的保护下,穿过大西边门抄小路奔回将军署。当张作霖乘马飞驰经过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

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由于张作霖飞马疾驰,炸弹落在张作霖的身后并爆炸,有惊无险。相反,那个刺客却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死了。

#### 复辟风波,张作霖险成替死鬼

1917年,辫子军统帅张勋搞起了复辟,拥立大清逊帝溥仪重新上台,复辟仅12天就慌乱收场,张勋也逃到荷兰领事馆。复辟之后张勋并没有性命之忧,他的儿女亲家张作霖却差一点丢了性命。

张作霖自从当上督军兼省长之后,开始结交众多政治人物,还与曹锟、张勋结成了儿女亲家。亲家张勋要搞复辟,张作霖虽不认同,但也不阻止。按张作霖的想法,倘若复辟成功,张作霖既不失儿女亲家之情,也会赚得更大的政治资本;倘若复辟失败,自己则可以及时脱身。尽管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打得再好,仍旧被革命党视为复辟同党,遭到革命党的暗杀。

一天,张作霖驱车前往省长公署,突然身边响起了爆炸声。原来有人向张作霖投弹,意图炸死他,这毫无由头的刺杀让张作霖一头雾水。凶手被抓住后,张作霖亲自审问。原来这人正是革命党,将张作霖看做张勋复辟的同党,阻止民主共和的进程。得知原因后,张作霖哭笑不得,心知这是背了黑锅。尽管受到不小惊吓,张作霖并没有惩处这个年轻的革命党,而是将他就地释放。

## 连载

编辑 盖云飞

责任编辑 于勤

电话 22690171

邓颖超现在提到的却是另一个男人了。“周恩来这个人,真聪明!”她说。

母亲专注地看着女儿容光焕发的脸。哪怕在暗淡的光线中,她也看清了女儿的脸。女儿又说:“无政府主义什么都好,就是‘无家长’这一条不好。怎么能不要爸爸妈妈呢?妈,我从小没了爸爸,要不是你每天起早摸黑含辛茹苦,哪有我的读书呢?妈,你哭了吧?”

“文淑,你长大了。”  
“妈,我还没有长大。周恩来说,真正成熟的人,是懂得救国之路的人。我们觉悟社的人,其实都还没有真正觉悟。譬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呢?能救我们国家吗?李大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生呢?”

李大钊是个什么样的先生,邓颖超在觉悟社成立的五天之后,就亲睹其风采了。她不仅见到了两撇大胡子,更听到了随着大胡子的抖动而响彻全场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李大钊此回应邀演说,接受得也非常爽快。他非常愿意跟天津卫的学生当面交流思想,就像他非常喜欢跟自己学校的学生在图书馆聊天一样。

李大钊登上了南开学校的讲台。他一边走一边微笑着注视着台下。他看见了密密麻麻的年轻的眼睛,他明白了什么叫渴望。他一直有这样的信念,中国之所以还没有绝望,就因为存在着中国年轻一代的如此焦灼的渴望。

应该给予渴望以真正的甘露,这就是我们这些身为教授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李大钊双手扶

住讲台的边沿,这么想着。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学生们的掌声渐渐平息下来。

李大钊选择了一个切入的角度。

“同学们,我还没有开讲,在台下就收到了同学们递的纸条八十多张。刚才我请周恩来同学帮我计算了一下,看看同学们关心的是什么。现在计算出来了,有三十六张纸条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到底鼓吹什么,于中国适用不适用;有二十四张纸条是问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天下最好的主义;还有十二张纸条问的是工读主义,四张纸条问的是实验主义,四张纸条问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说真的,同学们,从你们的问话里,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希望!”

所有的眼睛都如细细的萤火,聚集于一堂,李大钊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很强的光亮。

“你们不少同学都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刚才,我走上讲台之前,就看见讲台上贴了一幅大胡子的马克思画像,当时我就想,你们天津南开的学生,一定是早就准备着我来大大地谈一番马克思主义的。”

“不对,李先生,”前排边沿上有一位青年起立,大声说,“我们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只想听好主义。”

“对!”许多人附和。  
那青年又说:“马克思,巴枯宁,他们虽然像中国人的姓名,姓马,姓巴,可是他们都是洋人,他们的主义是洋主义,难

## 红船

45

作者:黄亚洲  
天地出版社

道我们四万万中国百姓只有选择走洋路,才能摆脱黑暗吗?”

坐在前排的周恩来明显地不安起来,他觉得前排的这位同学有点不礼貌。

“我就顺着这位同学的问题来说吧,我现在不讲洋话,先说土话吧。我就从一双老土布鞋说起。”李大钊弯腰,除下自己的一只布鞋,举起来。“我今天来天津,就是穿这双老土布鞋来的。我穿了三年,鞋底磨出洞来了,我昨天还在鞋底上钉了两块皮掌。我一边看鞋匠钉鞋的时候,一边就在想,选择鞋子,很重要啊,一个人要走一条好路,必得要有一双好鞋子。有了一双合脚的好鞋子,即便走长路,走夜路,走险路,心里都踏实。我此刻有点好奇,我想知道,同学们今天都穿的什么鞋呢?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双圆口布鞋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不妨举起鞋子给我看一看。”